

文化博览

杨柳扶摇古韵风

□刘明礼

杨柳,这绿水边的舞者,春风里的诗行,自古便是中国文人心中最柔韧也最多情的一笔。它不似松柏孤直,不比桃李浓艳,却以万千垂丝的温存之态,拂过离人的衣袖,系住游子的目光,在诗词的长河中荡开一圈圈永不消散的涟漪。让我们循着那飞扬的柳絮,踏入时光深处,聆听古人借一树柔条诉说的万般心曲。

长安之西,渭城之晨,一场细雨洗净轻尘。唐人王维在此为元二送行,眼前景物无不浸染别情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那客舍旁新染的青青柳色,是春天的信使,却也是离别的符码。“柳”与“留”的谐音,自《诗经》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始,便沉淀为一种深情的挽留与牵挂。朝雨洗出的清新与鲜亮,反照出前路的苍茫与故人的缺席。诗人不言惜别,只劝一杯酒,而所有的不舍与担忧,都已托付给那默默无语、随风轻扬的柳枝。这柳色,是唐人盛大胸怀中的一抹温柔底色,是壮阔征程前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。

春意最浓时,柳的姿态也最为张扬烂漫。盛唐的贺知章,以一双洞悉世情的慧眼,捕捉到柳树最纯粹的天真之美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在他笔下,柳树不再是离愁的寄托,而是一位用碧玉妆成、以绿丝为饰的曼妙佳人。那千万条垂下的丝绦,是春风这位无形却灵巧的裁缝,精心剪裁出的艺术品。诗人的心是雀跃的,带着近乎童稚的好奇与赞叹。这柳,挣脱了所有文化符号的负重,还原为自然本身蓬勃的创造力。它宣告着春的主权,展示着生命在挣脱冬的桎梏后,那种毫无保留、尽情舒展的欢欣。

杨柳的身影,不仅流连于离亭客舍,也深深扎根在市井繁华与寻常巷陌。北宋周邦彦,在汴京的楼头,看到了杨柳与人烟交织出的风情:“柳阴直,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,拂水飘绵送行色。”这直直的柳阴,这烟霭中碧绿的丝丝垂柳,生长在熙攘的隋堤之畔,看惯了无数画船游宦与酒舍旗亭。它既是历史的旁观者,见过“几番”送行,也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,它的飞絮飘入

游人的行囊,它的绿荫遮着卖花的人。这里的杨柳,沾染了人间烟火气,它那“弄碧”的轻柔,与都市的喧闹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。它让绵长的愁思有了具体的背景,也让世俗的热闹平添了一丝风致。

然而,同是春风杨柳,在不同心境的人眼中,却映照出截然不同的光影。南渡后的李清照,在某个春晨醒来,昨夜残酒未消,慵懒中问出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句。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,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”。词人虽未直接描绘杨柳,但那风雨之后必然更加丰茂的“绿”,何尝不包括庭前屋后无处不在的柳色?只是,这绿色在她眼中,成了春光流逝、年华易老的醒目刻度。

杨柳最深刻的印记,往往刻在那些历经沧桑、故地重游的诗人心扉。南宋的陆游,在沈园斑驳的墙上,邂逅了一生中最痛彻又最诗意的影子。“城上斜阳画角哀,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上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”。沈园的杨柳想必仍在,在斜阳画角中,在不再熟悉的池台旁,默默垂着绿丝。但诗人眼中最鲜明的,却是桥下那一汪被柳丝拂过的春波。只因它曾映照过伊人惊鸿般的身影。杨柳的绿,春水的绿,此刻都化作无边伤感的底色,凝固了那个永恒的瞬间。这里的杨柳,不再是离别的象征,而是回忆的载体,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时空坐标。它年年吐绿,仿佛在固执地提醒着那段无法重来的过往。

这些穿越时光的杨柳,在诗词的世界里,早已超越了植物学的定义。在王维那里,柳色是离别时无声的骊歌;在贺知章那里,柳丝是春风匠心独具的证明;在周邦彦那里,柳阴是都市繁华与人生况味的交织背景;在李清照那里,柳绿是感知时光流变的敏锐刻度;在陆游那里,柳波是承载永恒之痛与至美记忆的镜鉴……它们以柔软的枝条,承受了如此沉重而丰富的情感,却依然在每一个春天,轻盈地扶摇而起。

杨柳依依,古风悠悠。那每一片新叶,都仿佛浸润过墨香;每一缕飞絮,都似乎牵绊着诗魂。当我们在水畔再遇一树绿柳,拂过的或许不只是春风,还有千年来无数诗人的凝望与叹息,在我们的血脉里,低回不已,生生不息。

旧闻辑录

古人植树那些事

□马晓炜

当阳光温暖了大地,春风染绿了枝头,就该植树了。而在我国古代,虽然没有“植树节”之说,却不影响古人对植树的重视与热爱。

古人为什么爱植树呢?除了我们所说的环保,重要的是桑、枣等经济林木能够为百姓的生活提供帮助。孟子云:“田中不得有木,恐妨五谷,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”他提出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,以便养蚕和织布。植树管温饱不说,还能致富。《史记》记载,拥有“干树枣”“干树栗”“干树橘”的人,哪怕不是当官的,富裕程度可与王侯将相比肩,被称为“素封”。植树还有别的用处:西周时有“列树以表道”,在大路两侧栽种行道树明确方向;两汉之后,行道树种类增多,杨、柳、榆等都有,隋代开凿大运河,御道两侧亦遍植树木。植树还具有军事功能,蒙恬受命北御匈奴,“以河为境,累石为城,树榆为塞”,植树树构筑天然屏障,有效遏制匈奴骑兵奔袭,为秦军获胜发挥了作用。

古人对植树的重视,体现在制度激励与政策保障上。舜禹时期设有“虞官”,掌管山林。西周时,规定孟春、季夏之月“禁止伐木”,并以“不种者,无棹”约束民众。春秋战国时期,管仲提出“民之能树艺者,置之黄金一斤,直食八石”,激励百姓植树造林。唐代朝廷下令在驿站之间广植树木,“以荫行旅”,成为惠及商旅的亮丽风景。宋代,对植树成效显著者予以优待,不仅减免赋税,还将植树实绩纳入官员考核。元代颁布《农桑之制》:每丁每年种桑枣二十株,土性不宜则改种榆柳,由官吏督促实施,失职者严惩。明清两代,植树规模进一步扩大。朱元璋素有“植树皇帝”之称,号令天下植桑、枣、柿等树。清代,明

令地方官员加大宣传力度,劝导百姓植树,禁止非时采伐、牛羊践踏及盗伐林木行为。

在古人心中,不同树木有着不同的寓意。槐树是“寻根文化”的符号,官员与百姓都爱栽种。早在先秦时期,槐树就成为官方首选绿化树种之一,宫苑、衙门、街巷皆植有此树。《花镜·花木类考》“槐条”曰:“人多庭前植之,一取其荫,一取三槐吉兆,期许子孙三公之意。”由于槐树树龄可达千年,古人认为它能护佑子孙后代。明初山西移民以洪洞大槐树为集合点,从此使槐树成为中华民族寻根念祖的象征。柳树被视为去病消灾的神树,“桃红柳绿”“柳暗花明”,是春天的代名词。唐宋时,清明节“插柳”“折柳”“戴柳圈”的风俗盛行,朝廷还将其当成一件大事来办。梧桐是“宜子孙”的吉祥树,民间有“家有梧桐树,不愁没凤凰”的说法。梧桐姿容优美,是传统庭荫树种,古人常植于庭前、窗前,寄托美好期许。

古人对植树的喜好,亦体现在诗行里。屈原喜爱橘树,其《橘颂》以橘为喻,表达坚守理想的信念,相传他善种橘树,倾囊传授种橘要领。陶渊明痴迷柳树,号“五柳先生”,从他的诗句可窥一斑,像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“紫萸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”等。李白偏爱桃树,有诗为证:“楼东一株桃,枝叶拂青烟。此树我所种,别来向三年。桃今与楼齐,我行尚未旋。”他对种过的桃树,非常挂念。苏轼喜欢松树,他的《戏作松松》诗:“我昔少年日,种松满东岗。初移一寸根,琐细如插秧。”这首诗记叙了他年少时在家乡栽种松树的情景。后来他到杭州做官,修筑长堤,“植芙蓉、杨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”,成为西湖美景之一。

春天,正是植树的大好时节,让我们踏着古人植树的足迹,加入到植树的队伍中,把祖国的壮美山河装扮得更加美好,把生活的家园建设得山清水秀!

文史精华

雅人深致的谢道韞

□马其军

东晋女名士谢道韞,如果放在今天,绝对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。东晋是门阀制度最鼎盛的时期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,说的就是当时谢家与王家两家的事。谢道韞出身陈郡谢氏,叔父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,弟弟是北府兵名将谢玄。后来,她又嫁给了王羲之的二儿子王凝之,成了王家的媳妇儿。王谢两家名门,她一个人就占全了。

不过,谢道韞可没有把出身当作饭票。那时候世家大族的小姐,不是弹琴画画,就是相夫教子,而她骨子里却不想做这样的女子。

她曾写过《泰山吟》,东晋时期交通不便,泰山又在北方,一个闺阁女子活动范围就在江南,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泰山,可她却偏偏写出了:“峨峨东岳高,秀极冲青天。”气象宏大,这绝对不是小儿女的那种伤春悲秋,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架势。她写泰山的岩洞神秘,写自己要与此山相守终老,好像她真的就站在泰山之巅俯瞰云海似的。可是泰山她根本没有见过,怎么能写得这么传神呢?

答案其实是在诗外,谢道韞心里立着一座泰山。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泰山,而是她的精神高度。在那个年代,世家子弟都在谈玄论道,讲的都是超脱,可谢道韞的心里是担当与格局。一个姑娘没出过远门,就凭着想象,硬是把泰山写得比很多男人笔下的泰山还要雄伟。这才是心中有丘壑,下笔如有神。

谢安曾评价谢道韞为“雅人深致”。那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中,谢安问晚辈们:“《诗经》里头哪一句最好?”谢玄说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那是《采薇》里的句子,讲的是征人思乡,确实是《诗经》里比较好的一句诗。再看谢道韞是怎么说的呢?她说:“吉甫作诵,穆如清风,仲山甫永怀,以慰其心。”尹吉甫是周朝的贤臣,作诗歌颂中兴,穆如清风,意思就是像清风一样和美。谢道韞引用这句诗是在表达对贤才的仰慕,对国家的关怀。谢安眼睛亮了,便说:“这丫头,雅人深致。”

“雅人深致”是极高的评价,并不是会背几首诗或会写几个字就能表现出来的,那是言谈举止里从里到外透出来的不俗,是情趣高远,是心里装着比泰山更大的天地。一个十几岁的姑娘,想的不是伤春悲秋,而是治国贤臣。这哪是一般的才女,她就是女中豪杰呀!

谢道韞还有一首诗传世,叫《拟嵇中散咏松诗》。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,是个硬骨头,不为五斗米折腰。谢道韞写道:“遥望山上松,隆冬不能凋……腾跃未能升,顿足俟王乔。”写的是松树在寒冬挺立而不凋,表达了人生志向远大,对生命的不甘,对高洁人格的向往。

后来,谢道韞晚年遭遇孙恩之乱。丈夫王凝之是地方官,本应身先士卒,却因贪生怕死,弃民先逃,最后被俘被杀。那时,50多岁的谢道韞比丈夫勇猛多了,她听说乱兵进城,便拿刀出门,砍了几个贼人后才被俘。孙恩见到谢道韞,居然被她的气节所折服,最后放了她和她的小外孙。

“雅人深致”这四个字不在于“雅”,而在于那个“深”字。“深”是深度,是格局,是一个人的精神能抵达的远方。谢道韞的“雅”是一种心有泰山之雅,“深”是心忧天下、志向高远之深。千年之后,我们再读这四个字,会豁然了悟:出身好只是一种命运,而心里有一座泰山才是真本事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,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,电子邮箱:zzmjzg@sina.com。